

# 沧海云帆



韦虹 / 著

Canghai YunFan

上海文化出版社

英国船长和中国女孩的海上传奇



1253.7

# 沧海云帆



韦虹 / 著

*CangHaiYunFan*

 **英国船长和中国女孩的**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沧海云帆:英国船长和中国女孩的海上传奇/韦虹著.-上海:

上海文化出版社,2003.8

ISBN 7-80646-538-3

I. 沧… II. 韦…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51549 号

责任编辑:余震琪

装帧设计:周艳梅

---

沧海云帆

——英国船长和中国女孩的海上传奇

韦虹 著

---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邮件: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丽佳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9×1194 1/32 印张 5.75 插页 1 图、文 179 面

2003年8月第1版 2003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100册

---

ISBN 7-80646-538-3/I·427

定价:18.00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021-64855582

## 只身到纽约闯荡去

二〇〇〇年三月，站在美国纽约肯尼迪机场的通道里，我攥着护照的手渐渐地渗出了微微的汗珠。我感到紧张，紧张的原因有几个：这是我第一次出国，第一次来到这个举目无亲的陌生城市，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的外国人，其实，到了这里，我才是个“外国人”，还担心那个从未见过面的、哥哥的朋友刘先生是否能够准时到机场来接我。

回想起我经过的种种关卡就更加不安。离开中国时，在深圳的罗湖口岸出境处，当我递上护照和机票，却被工作人员告知先站在一边等待，等待领导来处理。我和送我的亲人们都开始疑惑和担心，领导来了，查证件、问问题，半个小时过后，终于放我

通过。接下来到了香港，在香港新机场登机时，我随着长长的队伍向机舱门口移动，轮到我时，台湾班机的工作人员又将我截住，再次查我的证件和询问我去美国的原因，看到身边



的乘客望着我的那种奇怪的眼神，我有些气恼地问：“为什么？为什么你们只查我一个人？”没有得到任何解释，我只好再一次出示我的所有证件，包括美国公司的邀请信函，这才得以通过，上了飞机。

坐在机舱里，我的心情十分复杂，坐在我身边的是一位来自南方的先生。

他明知故问：“请问您是去美国吗？”

我回答：“是的。”

“你办签证花了多少钱？”

“除了签证费用，我没有花别的钱。”我觉得他问得奇怪。

“啊，你真是运气好，我们就不同了。”他摇着头说。

“那你花了多少？”我好奇地问。

“我花了几万美元。”他无奈地说。

“几万美元？你花这么多的钱去美国做什么？”我瞪大了眼睛吃惊地问。

“听别人说美国好，赚钱容易，我也想去试试。”

“那你一定是很有钱了，想去美国赚更多的钱。”我觉得自己理解了他。

“哪里有什么钱，我是向朋友借的钱！到了美国我就找工作，挣钱还债，连本带息。”他的回答似乎很肯定，我却不能理解他了。

“你知道为什么机场的工作人员只查我一个人的证件吗？”我转开话题，诚恳地向他请教。

“不知道，也许因为你是独自一人，又是个女的。”

我无话可说，听起来似乎是个很滑稽的原因。

当飞机飞在太平洋的上空，我向窗下张望，寻找着太平洋，尽

管在飞机上看不到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海洋，但我有一种飞在她上空的特殊感受。

我挑选了一位貌似和善的胖胖的移民官先生所在的通道，当轮到我的时候，面对着胖先生那友善的面孔，我渐渐地放松了下来，在回答了来美国的原因之后，心里却直想说出真实的原因：来看看，来玩的。胖先生用镜片后面的眼睛友好地望着我，说：“欢迎你来到美国！”并在我的护照上盖了一个入境章。

我推着行李车，站在陌生肤色的人群之中，感到有些窘迫。幸好来接我的刘先生没让我等太久，戴着近视眼镜的他看上去非常斯文，见到了他我感觉像是见到了亲人。我随刘先生上了他的车，开了大约十五分钟之后，来到了一家小旅馆。此时已经是纽约时间夜晚十点钟了，刘先生告诉我这一带叫“法拉盛”，又被称作“小台北”，可见是一个中国人集居的地方。“好了，你先在这里住下吧，明天我再来看你。只是你需要付我五百美元！”“五百美元？！你只是在机场接了我，然后用了十几分钟送我这里，这些就要五百美金？”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也许是你刚来，不懂得行情！我用我自己的车，我的时间，去机场接你，在美国，人工是很贵的！”我感到气愤，心里觉得冰冰凉的。“可你是我哥哥的朋友，不是吗？我现在不能给你这个钱，我要打电话给我哥哥！”“随你便，我明天一早来拿钱！别忘了，这里是美国！”

我从小酒店老板那里用离谱的价格买了一张电话卡，拨通了在中国的哥哥的电话。通话的那一刹那，我的眼泪落了下来——失望、委屈、孤独、无助。我尽量轻描淡写地将经过告诉了哥哥，他对刘先生很失望，但是又不能够做什么。第二天一早，我交给

了刘先生他要的钱，他问我是否需要别的帮助，我坚决地回答了他：“不用，谢谢！”

从此，我开始独自在纽约闯荡，确切地说，我开始了一种体验。找房子！这是我的第一个目标。由于这里是中国人居住的区域，找房子并不是什么难事。我用了三天的时间，打电话、看房子。在纽约的中国人居住环境有好有坏，很多人住在无窗的地下室，当我在街上向一位中国北方的大妈问路时，她竟狡猾地将我带到她的住处：一间约五米长、三米宽的潮湿的地下室，进门就要先开灯，望着这个只能够容下一张单人床的窄小空间，我问她：“您住在这里？”

“是的，若是你不嫌弃，我们可以挤一挤。”她讨好地对我说。

“挤？两个人怎么挤？”我有些不快。

“我们都是女人，可以挤在一张床上。我可以少收你的房租，只是别让房东知道了。”她压低了声音说。

“请你让我走！”我忍无可忍，她自己都住成这样了，还想着出租，当二房东呢。

我遇到了第一个中国房东：侯先生和他的夫人。他们的一套一房一厅的大厦公寓房，被装修成为三间大小不等的房间出租，房东夫妇住在主间，连同房东一共有七个人住，大家轮流使用厨房做饭，轮流使用厕所，关起门来是咱们嘈嘈杂杂中国人的大家庭。对住在同一层楼的老美来说，他们认为这是一家子，反正一个不懂中文，一个不会英语，也没法沟通。在这里住了两个月后，我开始在纽约的皇后大学学习英文，为了提高自己的口语水平，我搬出了“法拉盛”。

一天，我忽然接到旧房东侯先生打来的电话：“小韦呀，快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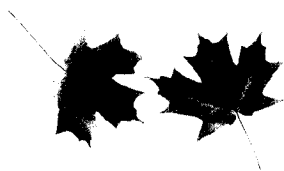


■站在雪后纽约码头（我们的船停泊之处）的我和身后的曼哈顿。

帮帮你侯哥，帮我看看这封法院的信上写些什么。”我急忙赶到“法拉盛”，只见旧公寓里所有的房客都已经搬走了，侯先生也憔悴了很多。原来，因为他们夫妻打架、深夜与房客吵闹，制造出太多噪音，邻居无法忍受，叫来警察，警察一查，将他以“非法出租”和“扰乱他人”的罪名告上法庭。我看完了法院的信，告诉了他法院要求他到庭的日期，若他不能按时到庭，便要承受巨额罚款。“尽管你不懂英文，但你可以花钱请一位翻译上庭帮助你。”我向忧心忡忡的他解释道，他愤愤不平地说：“那又得花多少钱？房客们都搬走了，让我到哪儿去赚钱？”都到这个时候了，他还在想着赚钱呢。后来他告诉我，他的案子以被罚款数千美元而了结。

我搬到了纽约的布鲁克林区，这里大多数的居民都独家独户，我租了二楼的一间有窗户的屋子，想象着下雪时，我可以躺在床上欣赏窗外大树上“雪压枝头”的美景。这一地区很少见到中国人，周围居住的多数是中东人，每天与那些用华丽丝巾将头脸包裹起来、只留一对大眼睛的中东妇女擦肩而过，我感觉到了异国的情趣。在这里生活，没有在“法拉盛”时的方便和自如，因为从购物到洗衣都需要说英语，给我提供了练习英语的机会。这里也没有“法拉盛”街道上的匆忙和热闹，正适合我的喜好。这里是纽约城的另一面，外表的古老之中蕴涵着一种已经成型的生活，我这个外来者难免引来人们多看两眼。但是，纽约人对任何的变化都司空见惯，他们乐于接受新事物，所以我并不感到尴尬。再加上周围环境幽静，尤其是当秋天渐渐来临时，小街两旁撒满了树叶，人们不急于清扫，我享受着踩在上面“喳喳”作响的感觉。

尽管纽约秋天的脚步时慢时快，却不难从树木的颜色上察觉



到她的足迹。在皇后大学的校园里，我喜爱独自坐在树下的长凳上，观看周围树叶的颜色：从远处看树林，那颜色是一团团的红、黄、绿、紫色；在近处看树叶，每一片叶子的颜色都不相同：有的树叶顶部是嫣红，中部是紫褐，接近底部却还是深绿色；有的整片树叶都是橘红色，真想从地面上拾起它来，插在我的鬓间，要不然，就用它来点缀我的长裙，一定会非常地美丽！每当一阵秋风吹过时，一些长条形、黄得透明的树叶被风吹离了陈年老树的树枝，在空中舞啊舞的，当它们舞够了，便安静地躺在土地上。抬头看那些依旧留在枝上的叶子，片片都是透明的，我的视线可以穿透树叶，看见秋天的太阳，我已经醉倒在这秋色里了！

在纽约，周末的街头集市是这个城市的一大特色。每个周末集市的地点都不同，通常是在纽约五个区轮流举办，它是将纽约的某一条主街道的一段约两公里长的路段变为步行街，小商贩们预先在街道两边购买摊位。到了周末这一天，街道两边有卖食物、服装、手工艺品的，有演奏音乐的，应有尽有，音乐声、叫卖声不绝于耳，热闹非凡。通常集市都设在纽约的著名大道上，像第五大道、百老汇大街、麦迪逊大道等，所以集市上聚集了大量游客，游客们经常会在集市上停下来，尝尝各国的风味小吃，买些纪念品。

经一位中国朋友介绍，我每个周末都去中国老板的摊位上工作，老板是一位姓陈的香港人，做的是按摩生意，在街旁摆上二十多把按摩椅子，招呼过路的游客，为人们捶捶肩，拍拍背，收取少量的费用。尽管不是大生意，可这种按摩却是每位逛街逛得疲劳的人所渴望的，所以生意还挺不错。我也加入了按摩员的行列，换取小小收入用来贴补自己的费用。

## 邂逅英国人西蒙

这个星期天，我和同事一样站在街道上，等待着想按摩的人。忽然，我看见一位身背双肩背包、风尘仆仆的老外匆匆地走在人群中，在步履悠闲的游人中，他显得格外显眼、精干，浑身充满了生机和活力。他向我们的摊位走过来，渐渐地我看清了他竟然还穿着短衣短裤，在纽约的深秋，这是罕见的。纽约的人们通常是刚察觉到一丝秋意，就已经迫不及待地换上了保暖的秋装。这个“奇怪”的人越走越近，我猜测他大约有四十岁的样子，他仿佛属于另外的一种人，一种心里充满了故事、虽然生活在城市但是心却在城市之外的人。当他靠近我们的摊位时，同事们像对待每一位过路人一样地招呼他：“先生，需不需要来个背部按摩？”他停了下来，我看见他转过头来，感觉到他那双在太阳镜片后面的眼睛正在注视着站在人群后面的我，忽然，我竟然听到他指着我说：“如果这位小姐为我按摩，我就做！”我吃惊地站在原地，不知道该不该为这个客人做。幸好陈老板飞快地走过来，招呼他坐下，示意让我来为这位客人按摩后背。我感到有些莫名其妙，却又觉得我注定要和他有一种不解之缘。就这样，我认识了这个给了我特殊印象的英国人西蒙。在后来的连续几个周末，他都会出

现在我们的摊位上，每一次见到他，都加深了我对他那种特殊的  
感觉。渐渐地我开始盼着过周末，盼着去工作，不只是可以赚到  
钱，更重要的是可以见到西蒙。

“你家就在附近吗？”有一次我开口问他。

“这就是我的家。”他从背包中拿出一张装在封口的塑料袋中  
的照片给我看，并指着照片上面的帆船。

“你住在船上？”哇，我感觉新奇极了。

“船停在纽约港，我希望你能去我的家参观。”西蒙建议道。

挑了个周日，我向老板请了半天的假，按照西蒙事先给我的  
地址，乘地铁来到世贸大厦附近，找到了来往于纽约港口码头的  
黄色水上出租车（水上快艇），看见西蒙已经在码头上等我了。我  
们上了快艇，只用了十分钟就到达了另一个码头——新泽西州码  
头，天已经慢慢黑了下来，但还是可以清楚地看见岸上的自由女  
神像。在我们的快艇快要停下来时，西蒙轻轻地对我说：“送给你  
一个礼物，请你回头看。”我回过头一看，啊！岸上曼哈顿的灯光，  
黄的、红的、紫的，让我眼花缭乱，尤其是那高高的世贸大厦上  
的灯火，美得难以用言语来表达。

我们的帆船“逃离”一角。



西蒙的船名字叫 ESCAPE  
（逃离），当我刚听到这个名字  
时，只是觉得很有意思，我开玩笑  
地问他：“你从哪里逃离？你  
要逃到哪里去？”他微笑着没有  
回答。在我们以后的航海过程之  
中，我由衷地感激这个名字，“逃  
离”确实帮助我们逃离了无数次



■曼哈顿夜景一瞥。

的危险。“逃离”为美国制造，船的全长大约十二米，最宽处约五米，吃水深度一点三米（属于方便在浅水区航海的船类），桅杆的高度二十二米。她是白颜色的船身嵌着海蓝色的边儿，有一前一后两个独立船舱，两个舱内分别设有卧床及洗手间，前舱还有聊天和进餐用的空间，放有两排沙发和一张桌子，还有小厨房、水池和可以晃动的炉灶、烤箱。当弯腰进入船内，我觉得周围的一切就像是小时玩“过家家”一样变小了。打开所有的沙发坐垫及靠背都是可以藏东西的地方，任何一块可以掀开的木板下就是一个储藏箱，桌子放下可以变成床，简直像是在玩变魔术一样。还有那直指蓝天的桅杆，我试着想象当白色的大帆升起来时，该是多么壮观。船上的一切都让我好奇，我有问不完的问题，无止境的发现，而且全部都是崭新的。

“欢迎你来到我的家，这里已经很久没有女士的光



临了。请坐，就像到你自己的家一样。”西蒙客气地说。

“西蒙，请问你驾着‘逃离’航过海吗？”我一边用目光浏览着船舱内到处悬挂的照片，一边饶有兴趣地问他。

“是的，我刚刚在三个月前独自从加拿大航回纽约。”

“你一个人？”我好不惊讶。

“是的，我一个人！”他的回答简单而肯定。眼前的这个英国人，浅褐色的头发，深绿色的眼睛，目光坚定而善良，高高的额头上刻着岁月的纹路，我的眼前又出现了他背着双肩背包风尘仆仆地一路走来时的情形，我相信他所说的是真的，他一定能够做到他想做的。

“这是你吗？”我用手指着挂在舱内的一张貌似他本人的大相片问他。

“不，这是我弟弟史蒂芬。若他在这里的话，他也一定会喜欢

■当“逃离”停在纽约的码头时，可以一眼看见“世贸中心”。



你的。”西蒙的眼里露出一丝悲伤。

“他去了哪里？”我不解地问。

“他已失去了生命。那是去年的一次意外，他在海上遇上了飓风，飓风‘蓝尼’。把他和他的帆船一起带走了。当时美国的海岸巡逻队搜索了一个星期也没能找到他和船，他曾经是一名专业的航海手，在航海学校当教师。可是不幸地遭遇了‘蓝尼’。”西蒙的语调听起来十分低沉。

“对不起，实在是太抱歉了。”我遗憾地说。

西蒙很快就转移了话题，问我是否感到饥饿，建议我们吃意大利面条。我看见他从炉灶后面的柜子里拿出锅，掀开沙发靠背拿出意大利面条，又从座位底下的柜子中取出番茄汁，感到有趣极了，像是在玩“藏物品”的游戏。我发现他用水非常节省，总是随手关水龙头，后来我知道船上的生活用水并不需要付费，定期有工作人员上船来给水箱加水，而节约用水是他已经养成的习惯。

冬天渐渐地来到了。

我和西蒙感到谁也不愿意离开谁了，我们决定搬到一起住，互相照顾，共同度过纽约这个寒冷的冬天。我搬到了船上，尽管纽约的冬天经常是冰天雪地，十分寒冷，可是在冰雪覆盖的船舱里却是温暖极了。我俩都爱锻炼，所以，不论天气多么寒冷，我们都会早起晨跑，每天早上与刚苏醒的曼哈顿道个早安，晚上欣赏那百看不厌的曼哈顿夜景，尤其是在月圆时，看着一轮满月挂在世贸大厦的两栋楼中间。当雨过后，一层薄雾遮盖了两栋楼的身体，只可看见它们顶部和底部的灯光，就像一对害羞的姐妹用薄纱遮住了自己的身体，那感觉让我诧异。我和西蒙经常久久地站在那里，希望能够将美景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里。

### 三

## 我要和你一起去航海

世界有多大，  
海洋有多广？  
让我们用心来仔细丈量。

我曾经痴痴地想，  
大海的另一边是怎么样，  
花儿是否也是一样地香？

我越来越喜欢西蒙了，在我的眼里，他善良而温和，同时充满了爱心。他的经历十分丰富，曾经在英国皇家海军服过兵役，做过成功的商人。最重要的是，他的生活方式乐观健康，积极向上。

在我和西蒙认识的那一天，他就告诉我：“我计划春天航海去澳大利亚！”他还问我：“你想不想参加？”

“航海？澳大利亚？当然！我当然想参加！”为什么不？我找不出拒绝的理由。我将我们的计划告诉了我的阅读课老师，一名法国籍的老师，他听了之后说：“你很勇敢！但是，航海是有危险的。”

“我知道有危险，可是我不害怕危险。”我挺坚决地回答。第二天我的老师送给我一本书，书名叫做《伟大的南海》(The Great South Sea)，这是一本讲述英国人在一五七〇至一七五〇年之间在太平洋航海的历史书籍。说实话，它是一本非常难懂的书，书里很多文字使用老式英语，我阅读时非常吃力，不时需要请教西蒙。当我知道我们将要去书中所提到的一些地方：像皮特凯恩岛、塔希提岛以及以库克船长的名字命名的也是他最早发现的库克群岛、汤加王国群岛，还有斐济，当然还有最后的一站——悉尼时，我的心里充满了激动和期盼。我希望能够亲身踏上书中所描绘的地方，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寻访历史留下的足迹。

我们开始向周围的朋友们讲述自己的计划，得到的是羡慕和疑问，羡慕我们能够做想做的事，羡慕我们的计划听起来充满了浪漫和激情；可又向我们发出疑问：那么远的距离，你们能够完成吗？“我们能够完成吗？”我有时也问西蒙。“能！我们一定能完成！”他总是肯定地回答我。我们经常拿着世界地图，一遍遍地念着那些即将经过的水域，“从纽约出发，经过加勒比海，穿过巴拿马运河，再横过南太平洋，途中经过十多个国家，最后到达悉尼，全长超过一万海里。”我指着地图上从加拉帕戈斯群岛到复活节岛这一段，这是全程中距离最长的一段，问西蒙：“这一段需要航行多少天？”

他回答说：“大约要一个月左右。”

我担心若是在海上呆一个月，食物和水用完了怎么办？“还有，若是我们遇到了危险，会有人来救我们吗？”这也是我最关心的问题。

“在离海岸线这么遥远的大海的中心，我们只能依靠自己，我